

大连出版社

艺术教育家

顾国雄
田宝新
编译



家 教 艺 术

顾国雄 田宝新 编译

大 连 出 版 社

1989年·大连

家教艺术

顾国雄 田宝新 编译

大连出版社出版发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经销
大连市中山区昆明街36号 大连金州印刷厂印刷

字数: 170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印数1—9200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洪伟
封面设计: 关伟 责任校对: 田力

ISBN 7-80555-014-x/G·14

定价: 2.80元

前 言

所有父母都迫切希望子女健康成长，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然而，并非所有父母都善于将这一夙愿变成现实。

教育儿童，不仅需要有正确的教育思想作指导，而且需要掌握完整的行之有效的教育艺术。我们编译苏联教育学博士 IO·II·阿扎洛夫所著《家庭教育学》一书，正是为了帮助读者解决这方面的疑难问题。

首先，本书将美国著名的医生和教育家斯波克博士的教育思想同世界各国著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进行了对比分析，从而阐明了一种以对儿童的爱为基础，将诱导和纪律紧密结合的教育思想体系。接着，又通过典型事例，生动有力地肯定了上述崭新教育思想和方法的优越性，并无情地揭露了旧的家长式教育思想和方法造成的恶果。最后，作者通过对某一天的剖析，从纵的方面阐述了在一天的不同时间内应当对孩子进行的教育。

本书内容丰富，切合实际，是家长们以及广大教育工作者有益的读物。

编 者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国内外关于家庭教育问题的争论 (同本杰明·斯波克的对话)

- 第一节 教育者的个性..... (2)
- 第二节 重新回到原来的讨论上去..... (6)
- 第三节 再谈严厉与仁爱..... (15)
- 第四节 教育思想与世界观..... (22)
- 第五节 教育与道德专制..... (28)

第二章 怎样培养个性(集体主义教育原理)

- 第一节 您孩子的幸福..... (35)
- 第二节 个性是在各种关系中形成的..... (45)
- 第三节 教育者的“内心视觉”..... (65)
- 第四节 直接教育与间接教育(教育与反馈)
..... (82)
- 第五节 教育直觉与教育节奏..... (94)

第三章 全面而协调的发展

- 第一节 什么是成年..... (107)
- 第二节 关于劳动教育..... (110)
- 第三节 怎样在儿童身上发展美的情操..... (121)
- 第四节 劳动教育、德育教育和美育教育的统一
..... (138)

第五节	国民教育入门.....	(144)
第六节	典范.....	(147)
第七节	关于童恋.....	(153)
第八节	自我意识是怎样形成的.....	(164)

第四章 一天里——早、午、晚教育孩子的 方法

第一节	早晨.....	(174)
第二节	下午.....	(207)
第三节	晚上.....	(234)

结束语

第一章 国内外关于家庭教育问题的争论(同本杰明·斯波克的对话)

联合国通过儿童权利宣言已经有 20 多年了。联合国的倡议受到了国际进步舆论最热烈的支持。这一倡议促使许多国家的政府采取积极措施，以保护儿童免受饥饿、寒冷、疾病以及人剥削人制度的威胁和危害。

资本主义国家儿童的权利，常常只是一纸空文，为人剥削人制度装饰门面而已。因为在那里，劳动人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文明的国家，那里对待动物残忍要受到法律制裁，而在学校里却还没有废止体罚。

为保护儿童权利所采取的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儿童的天地可能并且应当是极其美好的，借以传播这一思想的语言因而就变得很有力量；每个人都非常需要了解儿童世界的本质，并且在为儿童身上发展仁爱、智慧和美的情操而尽心尽力！正因为如此，美国医生和教育家，积极的和平战士本杰明·斯波克撰写的充满人道主义思想的书籍，对全世界产生了这么巨大的影响。

斯波克医生来到了我们的阿尔台克（黑海海滨全苏少先队健身营），看到自己的教育思想得到了实现：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献给儿童，一切都为了儿童。他在这里彻底懂得了一

条真理，即他高尚的人道主义教育思想，同在资本主义社会实现这些教育思想的可能性（确切地说是可能性）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距离。

就在阿尔台克，我们同斯波克医生继续争论，这一争论，是在斯波克先生来到我们这里以前很久，在苏联的报刊上展开的。毫无疑问，争论的焦点是这样一些问题：保障儿童权益、人道主义和教育者个性等问题。

我们感到幸运的是，有机会在本杰明·斯波克先生直接参与下，将在讨论中提出的各种不同的教育思想进行对比。我们准备从阐述教育者个性这一问题入手，进行分析。

第一节 教育者的个性

决定教育者个性价值的是国民性和听到所处时代的声音，或者更确切地说，将自己所处的时代当作一次伟大的对话来理解的能力，即不仅善于捕捉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共鸣，而且善于听到未来时代的声音，善于解决思想矛盾并为生活中的冲突得不到解决而痛苦，相信关于建立公正社会的伟大思想并为实现这一思想而奋斗。

人们自然会用以上尺度衡量著名的美国儿科医生和教育家、和平战士本杰明·斯波克作为人道主义教育家的价值。

本杰明·斯波克身上，有两大重要特点。一是政治——他热烈拥护社会主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二是职业——他将医术和教育艺术融于一身。

一个人的个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的教育思想——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未怀疑过。更确切地说，个性在教育科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总是给教育思想家的教育

观点和活动打上这样或那样的烙印。坦率地说，我们在比较历代伟大思想家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从小个性角度将他们分为两大类型。属于第一类型的有：欧文（19世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乌申斯基（19世纪俄国民主主义教育家）、马卡连科（苏联教育家）。研究这些教育家时，我们接触到了炽烈的性格——预言家般闪闪发光的眼睛，绳索般的神经和坚强的毅力。这坚强的毅力便促使他们提出了如下坚定不移的观点：如果条件造就性格，那就必须改变条件（环境）（欧文）；如果教育者充满活力，那么受教育者的独立性必定会得到发展（迪斯特尔维格，19世纪德国民主主义教育家）；只有幸福的人才可能培养出幸福的下一代，无论如何都要使自己成为幸福的人，否则便不能胜任教育儿童的工作（马卡连科）。积极向上，是这种性格的主要特征。总的讲，这是一种富于革新精神，同妥协和折衷格格不入的个性。另一种类型并不同前一种完全对立。这里强调温和的人性，从而缓和了教育探索的紧密程度。这里强调对待儿童个性的态度，并要求在生活细节上表现出文明的仁爱，这后者能使人和人之间产生一种感情脆弱、多疑和内向的人们所特有的那种亲密关系。在这里，真正的爱国热忱能够通过个人痛苦和净化过程得到公开的表露。

深受疾病折磨，但每时每刻都准备为了每一个不幸的儿童牺牲自己的佩斯托罗奇（瑞士教育家），曾经这样描绘自己影响儿童心灵的主要方法：“我从早到晚都生活在他们中间，灌输给他们各种有益于身心的东西……我们携手并进，心心相印，我们的眼泪流在一起，他们微笑我也微笑。”

波兰作家、教育家和医生科尔恰克，作为这条精神交流

路线的颂扬者，在华沙的犹太人居住区为保护儿童的生命而英勇斗争，最后于1942年8月同200名儿童一起，在法西斯的毒气室牺牲。

教育方法的选择还取决于人的信念。但这信念有一定界限，超越了这一界限，就会导致精神世界的破灭。这个界限就是毫不犹豫和毫无保留地把一切都奉献给儿童的决心。这种奉献并不是自我牺牲，而是最大限度地和彻底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声言要把自己的心灵献给儿童的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自己的一本晚期作品中写道：“要进入叫作童年的神奇的宫殿，我认为必须使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儿童。只有这样，儿童才不致于把你看作是偶然闯入他们神奇世界大门的人，才不致于把你看作只能保卫这个世界，但对于在这个世界里发生的事情却漠不关心的守门人。”

当然，从性格学角度将教育路线划分为两种类型是有条件的、不确切的和缺乏充分根据的。然而事实不容忽视，教育路线是在教育方法和教育风格中显示其特征的。不仅如此，人们性格上的细微差别往往同他们的世界观交织在一起，而人们的性格各不相同，具有鲜明的个性，只是国民性和不知疲倦的教育热忱将它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这种教育热忱充分利用塑造人的灵魂的一切因素，尽量使儿童成长得好些，使父母生活得愉快些。因此，两条教育路线有一个共同的顶峰，那就是：保证儿童得到全面而协调的发展——这是任何果断的教育措施最终应当实现的目标。

既然不同的教育路线有着共同的教育目标，那就必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哪一条教育路线更为人们所需要，并且更正确些呢？”我们认为，提这样的问题是不妥当的，正象

把涅克拉索夫（19世纪 俄国 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苏联诗人）和伏尔克尼尔（美国作家）看得高于秋切夫（19世纪俄国诗人）、叶赛宁（苏联诗人）和赫明贵（美国作家）是不恰当的一样。如果说不同的教育路线在不同的教育对象身上收到了不同的效果，那主要是由于我们教育对象的性格和天赋有所不同罢了。

以上对教育路线的阐述绝非偶然，因为在教育学中，象在艺术中一样，忽而遵循一种方法，忽而又遵循另一种方法，常常造成极不良的后果。诗歌创作形式的任意改变损坏了作品的内容，而教育方法朝令夕改则往往影响教育者爱护、尊重儿童的个性并导致与这种爱护和尊重相适应的整个儿童生活结构的破坏。

那么什么是本杰明·斯波克的教育风格呢？“斯波克医生——当代美国社会——儿童的个性”这一复杂的体系是怎样成为许多国家父母乐意接受的原则呢？斯波克本人为人又怎样呢？

读了关于斯波克的文章和他写的著作，容易对他产生这样的印象——这多半是科尔恰克型的教育家，非常仁慈、性情温和而又容易动感情。然而，同他接触后就会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事实说明，每一个真正的教育工作者都有独特的个性，国民性和人性在他身上有机地溶合在一起。由此看来，关于两条教育路线的构想确实是站不住脚的。

自从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斯波克的教育观点展开讨论以来，许多国家的报刊都陆续刊登了这方面的文章，苏联也不例外。在苏联《文学报》上就曾发表过苏联地质学家西卢亚

诺夫发自库尔干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尊敬的编辑部同志：在我国，人们很了解美国教育家和儿科医生斯波克博士，因为他的名著《儿童和对他的培养》一书译成了俄语并被人们广泛传诵。他提出的进步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教育原则通俗易懂，受到广泛的欢迎，它们同马卡连科、苏霍姆林斯基、沙茨基（苏联教育家）等我国杰出的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遥相呼应。可是在国外，正象我们的报刊报导的那样，却有人公开声言，说什么斯波克医生背离了自己的原则，放弃了建立在仁爱和信任儿童基础上的教育体系，而现在主要依靠粗暴的教育方法和纪律。斯波克医生究竟怎么了呢？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要将纪律同信任对立起来——难道这两者是相互排斥的吗？为什么认为粗暴同仁爱一样，往往也能带来益处的看法意味着对原来观点的背离呢？”

通过同斯波克医生的接触了解到，他认为自己丝毫也没有背离自己的原则。

那么究竟应当怎样评价斯波克医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呢？要回答这个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必须研究在这位杰出教育家的教育活动和社会政治活动中产生的各种矛盾。

第二节 重新回到原来的讨论上去

人道主义教育家斯波克医生在一篇文章中公开主张要在儿童教育中坚持硬性要求原则。

他强调，必须在教育中自始至终对儿童提出硬性要求，否则便不可能收到实际的效果。

他认为，当代美国儿童教育中存在的主要矛盾是过于注

重温和、仁慈和父母的宠爱。

正是他的这一新观点，引起了各国报刊的强烈反响。

电台、报刊、电视台收到许多来信，很多人都想了解，为什么斯波克医生背离自己的信念，不再强调仁爱而强调起硬性要求和纪律了呢？这不是说明他在后退，“投靠保守派”了吗？

这些反应是怎么引起的呢？看来有人在故意损坏当代真正的人道主义者本杰明·斯波克的名声。但这是唯一的原因吗？为什么看来是属于教育学范畴的问题却获得了普遍的社会意义呢？在解答这些读者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其中主要的问题——斯波克医生仍然忠于自己的观点还是已经背离了自己的观点——之前，有必要说明：为什么儿童教育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应当把什么放在首位——硬性要求还是仁爱？

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论述教育问题的一本书或一篇文章，能够推动社会思想向前发展，完成净化人们意识的变革。为什么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会产生这么巨大的影响？为什么公开讨论敏感的教育思想问题会加速社会生活脉搏的跳动并吸引象卢梭（法国哲学家，教育家，作家）、托尔斯泰、（俄国大文豪）、皮罗戈夫（俄国学者，医生，教育家）、杜勃罗留波夫（俄国文艺批评家，政论家，革命民主主义者）、马卡连科和苏霍姆林斯基这样一些伟大的学者、教育家和文学家呢？他们闯进了社会生活的最深层，通过具体教育现象的具体环节，揭示了社会矛盾并找到了在后来漫长的年代里伴随社会道德发展的真理。

“是否要用襁褓裹上婴儿？”“是否可以打孩子？”
“应当惩罚呢还是称赞？”“要求严守各种生活制度呢还是

允许稍有偏离？”——公认的权威卢梭和欧文、杜勃罗留波夫和托尔斯泰，在解决这些似乎属于家庭教育范畴的问题时，指出了产生邪恶的根源并努力阐明更新世界的途径。这就是说，他们阐述的不是一般的和纯专业性的问题，而是一些用乌申斯基的话来讲，对大家来说是社会问题，而对每个人来说又是家庭教育方面的问题。

苏联教育工作者把仁爱置于硬性要求之上，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因为正确解决这一问题有利于培养细腻的思想感情并在儿童教育中确立符合人性的工作程序。在这方面，任何模棱两可和含糊不清的理解和解释，都会影响整个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

真正的教育科学，即使研究抽象过程，也常常考虑到儿童的天地和他们的个性。是啊！儿童心灵的塑造和在一定意义上讲的整整一代人的命运，都取决于我们怎样接近儿童，怎样给他们擦鼻涕和穿裤子，怎样要求他们学习功课并安排他们睡觉，怎样在他们面前高兴得哈哈大笑，又怎样对他们讲述自己的过去，怎样吓唬他们或者称赞他们。苏联学者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并不是偶然的。“国民教育和政治教育的整个体系，——哲学博士Г·Л·斯米尔诺夫在自己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写道，——都贯穿着仁爱和人性的思想以及在人身上发展优良品质的思想……”

教育工作者通过多年的学校工作和对教育理论的研究，逐渐确信，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使人们有可能将权威同专横，将真正的集体主义同冒充的集体主义，将自由同放任，将真正的爱同盲目的眷恋，将无条件地服从道德规范同教育上的强制和专断区别开来。

愈深入学习斯波克医生的文章，就会愈清楚地意识到，文章谈的与其说是与世隔绝的伦理问题，不如说是必然会同整个社会的政治和思想有联系的教育领域的核心问题。

斯波克医生在一次同记者的谈话中说：“您知道，我那篇倒霉的文章引起了多大风波……许多人都询问这件事情，都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写。打听这件事的信件一封接一封！您看，这就是其中的一封：‘您损害了下一代，所以您应当感到羞耻。’您再看看这封信：‘我的儿子成了罪犯，这是您的错误观点造成的……’多么愚蠢，又多么可笑啊！他们什么也没有弄懂！我在这篇文章中只是重复了我30年来反复宣传的教育思想，那就是：‘不要在自己的孩子面前显得软弱无能。必要的时候，也应当对他们强硬一点。’但是，强硬并不等于满怀恶意，就是说要在高兴和友好的气氛中教育孩子……”

就这样，“应当把什么放在首位——严格要求呢还是仁爱？”这个纯教育学范畴的问题，把人们分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营垒（过去也经常这样）。人道主义的拥护者们认为，只有在仁爱的气氛中才可能实现真正的教育。斯波克一直赞同这种观点。他在《儿童和对他的培养》一书中写道：儿童最需要的是父母的爱，甚至堕落成罪犯的儿童也由于得不到这种爱而感到痛苦，因为每个儿童都有自己的个性。

不能说另一种观点的拥护者彻底摒弃了宠爱和仁慈。只是他们过份迷恋于对儿童提出硬性要求。他们为使儿童无条件服从自己的意志而努力。

30年前，本杰明·斯波克所反对的正是这种强制的教育方法。当时他把父母的温暖，儿童的自由和他的创造性的活动放在首位。他当时这样做是否宣传了智力自由发展论的观

点呢？没有。他的理论观点是否同自由教育论相一致了呢？也没有。那么他是否逐渐修正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呢？当然修正了。他的修正既反映了自己教育观点的某些进步，也反映了美国社会的矛盾。

早在50年代，斯波克就提醒母亲们要在教育孩子时避免走极端。“要关心自己的孩子，”他说，“并且考虑他们的愿望和意志。但必须注意，不能让孩子把你变成奴隶。必须记住，主导作用应当永远属于父母和他们的权威。当然，这里说的权威绝不是专断，而且不应当惩罚孩子，而应当善于教会他们懂得什么是好的和公正的。要消除惩罚孩子的必要性。”

斯波克看到许多父母违反正确的教育原则——对孩子放任自流，娇生惯养，以致孩子变得意志薄弱，毫无责任心。因此，他在1956年末对自己的著作进行了加工，准备再版，加工时特别强调了父母权威和纪律的重要作用。

斯波克医生还成了反战运动的领袖，多次反战游行的组织者之一。官方遣责他鼓动青年拒绝参军，并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而进步力量一致推崇他为人道主义者……斯波克的教育思想同重大的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了。这是人们预料中的事。人道主义的拥护者无保留地赞成他的思想。而主张强制教育的人们却写信给他说：“我烧毁了你的书！”“我把它撕得粉碎……”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的青年人纪律这么涣散，这么不负责任，这都是斯波克的罪过……”

是啊，斯波克不得不在他们的压力下为自己解释：“难道在那些没有人见到过我的书的国度里青年人起来反抗得还少吗？”与此同时，他象在30年前一样，仍然坚持自己的

基本原则：“纪律的实质（占其9/10的比重），是儿童感受到的父母对他们的爱。”

可以说，斯波克本人不需要对针对他文章内容的各种攻击负什么责任。可是每一个解释斯波克文章的人却不仅应当对他自己发表的意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应当对别人对他意见的理解负有责任。

对于以上问题，似乎可以不必介意，因为斯波克医生为人正派，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入道主义教育的经验。他不只一次声明，他在根本问题上是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的。

本来可以等待这争论的浓雾自行消散。但是，这看来未必可能，因为在那些似乎并不重要的问题和无足轻重的修正的背后，隐藏着怎样培养人的个性这个重大问题和阶级社会中各种复杂的矛盾。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在讨论一开始发表在某家庭问题杂志上的斯波克先生的一篇文章。

“我还记得一件特别令人惊讶的事情”，斯波克医生在文章中写道，“有一个母亲同自己3岁的女儿‘谈判’了整整半个小时，因为女儿不愿意多穿衣服……”“你不愿意穿上滑雪衫到外面去玩吗？”母亲问道。“不想穿。”女儿回答说。母亲又说：“不过你不穿滑雪衫会冷的。”孩子说：“为什么？”母亲解释说：“那样你会感冒的，感冒了就不能到萨拉家里去祝贺她的生日了。”孩子问：“这又为什么呢？”母亲回答说：“如果你感冒了，你就得躺在床上，我们就得去请医生。”孩子又问：“为什么要去请医生呢？”母亲说：“因为我们不希望你病得更厉害。”

要是在过去，斯波克会说，女孩可以在“为什么”的游戏